

昏黄阳光穿透干涸的玻璃,贪婪地吮吸着酒杯里的残酒,一抹倒影被无限地拉长,直到消失在记忆的尽头,无声无息……

有人说,从见面起我们就在彼此告别。这论调难免有些悲伤,但也颇有几分哲理,如今走到这个时间节点上,告别早已悄无声息地开始了。

记忆,翻越额头的皱纹,又在宣泄她的本事了,一点一滴地传递着闪亮日子的回音,却听到了学校门口那池塘冰裂的声音……

秋塘夜色

夜色渐深,秋雨降至,屋里闷得慌,信步在楼下园子里走一走。

这方曲径的花园,是鲁院格外的习作园。沿着碎石小径,不断地与近代文学巨匠们擦肩,每一尊雕塑都似一个音符,总能拨动你心底的一丝微颤。

最让人留步的那数那林子外的一个水塘。人们总喜欢称她池,称呼她湖,但我更喜欢称呼她塘。不论是婀娜戏水的柳枝,还是沿岸崎岖的怪石,亦或者是婉约的水面,散落水面上的细小的睡莲,以及偶尔掠过水面的不明生物……这些都向人们展示着塘的特质。

请允许我姑且叫它塘吧,因为塘总能让我回忆起童年嬉戏的往事,那么干净,那么唯美。

让人想家的,不止这个水塘,还有水塘柳墙后矗立的高大桑树。家乡的桑树是用来摘叶养蚕的,总被乡亲们修剪成矮冠虬枝,这样不仅可便以桑叶采摘,更可以让桑叶肥而厚,绿而可口。眼下的这姊妹桑,婆娑而高大,枝叶细薄而散漫,惯于桑梓寄情罢了!

夜色寂静,也无月色也无星光。水塘四周楼房里露出的光,并没演绎出什么精致,这倒是很的,没有刻意的光影演绎,才不会惊着水边的“荷塘月色”,才不会轻薄了近邻的“家春秋”,也不会扰乱了“雷雨”的澎湃。

难道这一花一草都饱读了诗书不成,怎奈不论如何在这尺寸间的院子里转悠,总有停不下脚步的意思。我想,就像佛堂的灯芯、菩提下的莲花、佛案前的木鱼都能修炼成仙一样,这些成天长在诗词歌赋旁的草木,哪天不小心也能写出佳作来了。

如果水里有鱼,这夜里它会在干吗呢?游弋,如果还醒着,可怎么也没看见一点点关于鱼游的痕迹呢?也许它在躺着,如果有一张床,可是谁又把它抱上了床呢?也许,它就那么静静地、悄悄地待着吧,不用给谁说话,不用理会谁,不用恨,不用爱,也不用愁,但可以欢喜地等待雨后的明天!

夜色下的水塘是美的,那些并不规则的光撕开了水的身体,折射在湖底的泥泞上,并不明亮,却也没被揉碎,因为没有风,没有波纹。也许那些好事的光该后悔了,最起码它没看见凹凸有致的塘的身体。宁,静!秋夜无月的塘。

冬塘睡着了

北京入冬了,一夜间到来的。

带刃的风,醉汉似的卷着枯叶和尘埃,呜鸣着彻夜不息,撞击墙面、窗户、屋顶、树梢等障碍物的怒吼声,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。

常年生活在盆地,对于北方的风是陌生的。偶尔顶风出门,走在大街上,风打着旋儿扑卷过来,带着尘埃和树叶杂质包裹着身体,从头开始全身都是土的感觉,甚至顺着衣领往衣服里钻。因为没风就有雾霾,没雾霾就是风,入

举家搬到开发区的新房子后,我逐渐养成了晨练的习惯。小区门前即是长河公园的一片大湖,每天早上绕湖两圈成了必修之课。

长河公园种植了数百种奇花异草,空气清新,但因为远离市区,晨练的人并不多。

有一男一女,慢慢引起我的注意。他们和我一样,天天坚持。不一样的是,他们不是散步,而是坐在湖边一个固定的木制连椅上,女的拉二胡,男的吹箫,琴箫合奏,配合得非常默契,听来,别有一番情趣。有时,他们也停下来歇一歇,站起来伸伸胳膊,转转腰。

他们的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。起初,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对退了休的老夫妻,但有一天,我去得较晚,发现他们分手时是各奔东西的。后来,我因每天早上要先送孩子上学,8点多才到公园来,这正是他们要离开的时间。

他们不是夫妻,那是什么关系呢?是黄昏恋的情人?如果是这样的话,都这么长时间了,能走到一起的早就双宿双飞了,不能走到一起的,也该分道扬镳了。是师生关系?那也不可能,如果各自有家庭,天天在这么个公共场所约会,不合适,毕竟,他们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。那是——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,是婚外的情人关系!借早上晨练的机会约会?大体差不多。真不容易呀,我对他们有了同情之心。

时光飞逝,转眼间,我搬到新家已经5年了。

忽有一日,我发现那对男女常坐的位置上,只有那个男人在独自吹箫,是很忧伤的一支曲子,我叫不上曲子名。

我想,大概,他的那个伴儿今天不方便出来了。

但随后的几天,男人还是形单影只。

我猜想,可能是女人病了,或是其他原因暂时来不了了。

此后的半年间,长河公园一直只有瑟瑟的箫声,没有了二胡的悠扬。

有一天,我走到男人面前时,恰逢男人休息。四目偶然相对,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:“您的那个伴儿呢?”

男人看着湖中的水说:“走了,心梗,都走半年多了。”

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冒失,为掩饰尴尬,又冒出一句不该说的话:“可惜了,你们没能走到一起。”

男人看了我一眼,又转过头去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说:“那是我老伴儿,我们走到一起都40年了。”

我有些吃惊,他们竟然是夫妻,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。

我在连椅上坐下,和老人攀谈起来。

老人在外工作,和妻子一直是两地分居。后来,两人都退休了,终于团聚在了一起。可惜,好景不长。他们有两个儿子,一个住东城,一个住西城,都已经娶妻生子。儿子儿媳都是工薪阶层,请不起保姆,又没时间照顾孩子。老两口只好再次分居,一家住一个,帮着照顾家。早上,儿子和媳妇们自己送孩子上学,然后上班。老两口就抽这个空闲,在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,说说话,重拾年轻时的业余爱好,吹吹拉拉,自娱自乐一番。然后,就各自奔赴儿子家里,顺路把一天的菜买了。回到家,把早餐用的锅碗洗刷出来,再把中午的菜洗干净,切好,就到了接孙子放学的时间,接回孩子,再做午餐……日复一日,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,终于,老伴儿熬不住,先走了。

我们分手的时候,老人笑了笑,说:“也许,用不了多久,我们就能真正团聚了。”

我心下黯然,一股淡淡的哀伤涌上来,久久难以散去。

一塘闪亮的日子

□岩 溶

冬后倒不敢出门,也不敢开窗,只能宅在鲁院院里。

晒太阳,是成都人最熟悉、最擅长、最惬意的生活方式。每年冬季,成都的太阳总被盆地里空厚厚的云层给收着,偶尔露出个面孔,便是奢侈的享受。所以,漫长的一个冬季,不论什么日子,只要有太阳,成都的河边、公园、校园、郊野甚至马路边,到处都是晒太阳的人。当然,这些人不全是老人、孩子,还有青年人、白领、企业老板、老外等各色人群。如果说,对于成都人是习惯,那么对于那些外地人、外国人到了成都也很快加入到晒太阳的行列,有人说这是成都太阳稀罕,有人说这是成都空气好,不管是什么原因,反正晒太阳成为成都人过冬的一种习惯。

在北京,我也想去晒晒太阳,很多时候走在鲁院门口的院子里,简单走一圈就回去了,因为北京有太阳的日子多伴随着不小的风,风夹杂着灰尘,迎面扑腾,很不舒服。

在成都不一样,有太阳的时间里风很小,几乎没有风,在河边有赚钱的茶楼老板摆好凳子和茶桌,一杯茶10元钱,可以晒一个中午的太阳;公园里的椅子上、石凳上,清闲的老人、散步的老太、好动的孩子,坐着、闹着、说着、笑着;露天院子里、校园里,搬一把椅子或者提一个凳子,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,清闲的人足足晒到太阳落山;郊野外的人,多半是闲暇的人,或者是在周末,呼朋唤友,赏花、看草、戏水、吃喝、打麻将,农家乐比比皆是,家家爆满。

鲁院的生活对于北京人来说是幸福的,起码有一个院子由得我们去走走逛逛,算是消食也好、透气也罢,在寸土寸金的首都,有这么一个院子,绝对是奢侈。

这些天,风不大,太阳还有一些温度,中午便独自去园子里散步晒太阳,虽然冷清,但也是惬意的事情,清净地走着,观察园子里裸露着的各种灌木、梅树、桑树、玉兰树、桃树、李子树、柳树……在园子里走的时间长了,倒也能通过树的枝条和树皮把树给认清楚了。打小就在这些树影下长大,都是通过叶子、花朵和果实来辨认,从来不曾认真琢磨过树枝与树皮的区别,这会子是补上这一课了。

最让我觉得稀罕的还是门口的人工水塘。几天不见,塘里竟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冰,这对于我是稀罕的。四川的湖、塘、河大抵都是不结冰的,而我生活过的地方,川东丘陵、川南峡谷、川西平原,最冷时节也就零度左右,而且只有那么一两天,水面都是不结冰的,而今我突然面对偌大一个冰面,别有几分新奇。

湖畔有和我一样新奇的人,不断用一根枯树枝捅冰面,静静地看了一会,突然也想感觉一下这冰的厚度,于是从岸边找了一根细细的树枝,学着试了试,但是树枝断了,在冰面上滑行了一米见外,找不到工具,我试着伸出脚,用鞋后跟敲击冰面,连击几次,没有结果,便也死心了。绕着水塘走了一圈,落在水面的树叶,浸在水下的部分都被冻住了,水面上的半截树叶此刻迎风摇摆着;细看冰面上浅浅的褶皱,证明了我昨夜梦里的风声真实的存在;冰面下游动的彩色鱼群,预示着塘还活着,此刻她只是在寒风里睡着了!

门口的塘睡着了,提醒着我在鲁院的日子不多了,当雪花纷飞的时候,我们就该散了,别了!

一塘闪亮的日子

天气回暖了,冰融化了,所以水塘苏醒了……

记得来这里的那天清晨,院子里的树郁郁葱葱,叶子上尚未干涸的露珠,折射着夏末的北京味道。如今走在院子里,只能看到松树还绿着,想和这绿亲近些,脚下黏糊糊的,以为是谁不小心把糖洒在这里了,可来过很多次之后,才发现这不是糖,而是松油,是松树落下的泪。

北风还是那么肆无忌惮,寒冷不期而至,宿醉醒来,院子里的池塘又睡着了,树上残存的叶子也被撕碎了,说不准明儿起来,雪花就该“千万次落向一切的大街了”!

雪花落了,梅花还没开,离别的惆怅正在弥漫。

就是这个院子,还是这个院子,从第一天步入到今天,不知道被我们绕了多少回,走了多少趟。一圈一圈的步子里,踩响了我们无数的歌声、笑声、谈话声、戏谑声,我们手挽着手谈人生,大步流星地说创作。

还是这个院子,就是这个院子,我们观摩了每一个雕塑: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、赵树理、丁玲、叶圣陶、艾青……他们的姿势已经印刻到了脑海里,成为我们纪念这段闪亮日子的标记和符号。穿过园子,篮球场对面,文学馆两栋楼的夹角里,一尊汉白玉雕刻的冰心像格外引人注目。园子里的所有雕塑都是金属的,静若处子的汉白玉冰心雕像,自然吸引人。花从背后,冰心坐在一个汉白玉平台上,脚边摆着一个花瓶,平台最远处是一个凸起的正方体,面上两只黑色的小手嵌在汉白玉中,旁边有一行冰心撰写的文字——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”。绕着平台,走到立方体的背面,只见一块木牌贴在正方体上,上书“谢冰心·吴文藻之墓”,顿时明白了,此处该是冰心先生的墓地。带着敬意,默默地献上一份祝福,远远地回头一瞥,能读出她眼神里的淡定、执著和希望。

散步的环境,也不止这个院子,马路对面和学校右侧的大学校园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晚饭后,大把的时间留给我们散步,不用邀约,到了时间径直往外走,路上自有同路人,一波接一波,谈论着各种话题:老师的课,政治体制、经济改革、文化改革、股票、高考、小说、剧本、散文、诗歌……反正嘴闲着,开诚布公地交流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倒也难得。

4个月的生活,我们的活动半径远比现代文学馆要远得多,超市、饭店、旅馆、照相馆、药店、医院、车站、商场、邮局……出于生活的需要,我们对环境的熟悉程度和速度,比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快。门口的池塘还是要去的,不仅仅因为她在路边上,出门就会看见或遇见,更因为这里倒映着闪亮的日子。

鲁院的生活很干净,以至于我有种错觉,感觉自己生活在乌托邦里。这乌托邦似的日子被无奈的时间狠狠地咬了一口,在我们愿意与不愿意之间,时间就那么过去,偷走了我们闪亮的日子,只留下一塘沉睡的影子!

又一个日子流走!撕掉旧台历,鲁院剩下的日子还剩多少……

故乡如一面旗帜,总是在我心中猎猎飘扬。

我虽然只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了7年,可是,故乡的风物却足以让我念及一辈子。我想,这大概源于血脉的起源吧。其实我在另一个城市,也就是在所谓的第二故乡生活的年头远比那7年长得多多。可是,故乡却仿佛是一个钟情的男人,死心塌地地对我念念不忘,还大有与我一起终老的决心。也许,故乡的情结宛如一个人的初恋,无论此后经历怎样热烈的情感都不能忘怀初恋时的纯粹吧。

祖父的一双儿女,也就是我的父亲和姑姑,都先他之前去了另一个世界,与他们的母亲,也就是我的祖母团聚了。没了儿子、女儿的祖父,住进疗养院。几年后,祖父摔断胯骨,只能住进特护病房。我带着两个妹妹去看他,每次我们去看他,都是妹妹们先进去,而我只能在她俩的掩护下,偷偷地溜到祖父看不见的角落里。一生劳作的祖父自从躺到床上后,基本不吃饭,只依赖烟酒。他只要看到我,就让我去给他打洒烟。

祖父不让妹妹们花钱,他说,我有的是钱。我们深知陪伴祖父的日子不多。二十几岁就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的祖父,却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。我想,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让他备受苦楚的世界,所以,我们每天都是早早地到疗养院陪伴他。由于我们去得早,疗养院的小卖店还没开始营业,我只有在小卖店开始营业时,才敢现身到祖父的床前。现在想来,我为什么不能买上两箱酒两箱烟,放在祖父的床头呢?

祖父是我心中永远的痛,我在众多写给他的文字里都有提及。我妄想用文字来冲淡他给我带来的痛苦。

祖父除了给我留下疼痛,还留下了一个坟头,父亲也住在他的脚下。死后的祖父,注定还要在故乡与边外奔波,因为姑姑葬在故乡的山上。祖父就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宿命,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。还好,祖父再也不用舟车劳顿了,听说,人死后的魂魄是可以飞的。

好像我是在念及故乡的风物,其实是在怀念亲人。

小时候,我大多是在姥姥家。姥姥家人口多,除了姨舅,还有表哥表姐。记忆中,姥姥从来都是手脚不得闲地忙着,而姥爷基本都是坐在炕头。姥爷是个才子,而且是地道的白面书生。他读书写诗,对书法和绘画也颇有研究。我什么时候识字的,已经没有记忆了,反正我是6岁上小学,上学之前我就会背小九九(乘法口诀)。想必,那时候我也识得几个字了吧,因此,我总是觊觎姥爷写得文字。就在姥爷不留神时,翻他放在炕头脚底下的一堆纸张,“可恨年轻性太狂,为何娶妻房?生儿……”从外面进来的姥爷一把抢过去,他说:“你看这个。”姥爷麻利地给我拿过另外的诗。我过目不忘,姥爷不让看的诗,我只扫了一眼就牢牢记住了。几十年过去了,所有我看过的姥爷的诗都能倒背如流,只有那首没看完就被姥爷抢去的诗,一直不得其解。

有一天,我长大了——才豁然明白,谁的爱情没有创伤呢。

姥姥走的那晚,我独自一人在家。虽然,我十分清楚,人生不过百年。都快100岁的姥姥该走了,可我还是有痛失家园的灼痛。原来有姥姥在,才有家。姥姥走后,我却没写只言片语。每每想起她,我都会难过,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表述我的思念。而且,我不敢直面姥姥离去的事实。虽然,母亲带着我们很早就离开故乡,离开故乡的亲人,但是,我们依然依恋着故乡,依然牵挂着故乡的亲人。我们之所以不离不弃地念及着故乡的风物,其实,还是因为那里有着亘古不能改变的血脉亲情。

完美飞行

□项丽敏

一行隐喻——

在一场大雪到来之际

我将

与你告别

与所有的

花香和尘埃告别

为了秘密等候了那么久的

一瞬间

完美飞行

小雪之前

天空蓝得像个谎言

阳光恍惚,没有温度

一枚风里不停摇摆的叶子

追上来

落下来

这是小雪之前最后的叶子

现在,它落下了

你心里孤单悬挂了很久的

东西

也落下了

叶子落下了,树木安静了

经过的田野、村庄、湖水、道路

也失忆般,安静

除了黄昏的犬吠此起彼伏

从陌生的院子